

青洛纪事

张 强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年八年，这个地方会不会成为第二故乡呢？

青洛便是我住了十年的地方。掐指一算，与青洛别后已去二十二年，我一次也没有再回去过。青洛，位于定远县城西，古名“洛涧”“清洛涧”，因濒洛河，且河水清澈可鉴而得名，后讹传为青洛。据史书记载，淝水之战首战于此。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1990年3月，细雨纷飞，如烟似雾。车在门口停下，粮站大铁门紧锁。来开门的是个戴着罗宋帽的老头，从200米开外的走廊下小跑着过来，嘴里含着长旱烟，烟叶迎了风燃得更旺了，冒着缕缕的轻烟。他低着头，左手拎着一串钥匙，右手在钥匙堆里快速地分检着。黄褐的脸像施了釉色的瓷片，挂着一层淡淡笑意。他是搬电站的工人老单，我到青洛上班遇见的第一个人。

下雨天，粮站保管员要坚守岗位，做好粮食防潮，仓库防漏雨工作，其他职工则要装订收购小纸条子。如果遇上连天阴雨，小纸条子又装订完了，那基本上就无事可做。回家小住是个不错的选择。家在附近乡镇的单身职工便可以两脚抹油开溜了。我的老家在一百里开外，我却没想到回家。外面斜雨飘飘，缺少生气，周遭更显得冷冷清清。我却浑然不觉，躲在宿舍里，捧着《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名著阅读，看累了，便将书伏在脸上，闻着油墨的清香，听雨敲屋瓦叮咚、叮咚、叮叮咚的声响，浑然忘了还可以回家小住一事。直到我妈让人带信说想我了，我才想起回家，那已经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回到家，我妈嗔怪地淌着眼泪说，念书都念成书呆子了，家也不想丁。

出身农门的青年，自卑如同身上的胎记，抹也抹不去。我一无背景二无资本，只能用拼命工作去开启未来。记得有一次，大半夜时，消防井就抽不出水，顺带着将潜水泵也烧坏了。要知道，消防井前一阵子才请人掏过。虽掏了几次，出水量仍不尽人意。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人将绳子系在腰上，亲自下井探个究竟。原来是有块大石头正

好压在泉眼上，以前请的人只是将浮泥清理清理，根本不会去动石头。我用一根绳子栓牢石头，然后上到井面，众人合力将大石头拽了上来。泉水似迎新的鱼群一般喷涌而出，彻底解决了消防用水的问题。为了防止人为破坏，还焊了个铁井盖，一把锁锁实。超越了自卑，自信心便油然而生。每年年底，我经常会上级部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或先进工作者，拿着一张张奖状一本本证书，会美滋滋地高兴上大半年。

上班一段时间后，渐渐熟悉了环境，我的雄心便生机勃勃地膨胀了起来。我跑到乡政府，找到团委书记，毛遂自荐了一番。年少轻狂，现在想都有些汗颜。后来我也进了乡团委，与几个文学青年常常聚拢在一起。

洛河有东西两源，东源出自青山户山湾和毛山之谿，于方家花园汇合南流，绕过将军山脚进入黄家坝，沿途收楚泉、珍珠泉之水，入芝麻水库，出溢洪道1.5公里，跌入响水坝，经永康镇、集西源之水。西源发于定远、凤阳交界处老鹳山，收少十步泉和汉泉水入古城坝，于河北赵汇于东源，向西流入青洛集，经高塘湖汇入淮河。苏轼曾站在泗州的南山，遥想洛河，吟道：“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在几个青年人的积极筹备下，洛河文学社宣告诞生了。下了班几个青年人就聚在一起，制定文学社章程，选举社长、理事、秘书长。还请毛笔字写得好的草根书法家用大红纸写了章程，贴得乡政府会议室满满当当的半面墙。文学社还编辑了一张文学爱好者相互交流的《洛河青年》小报，秘书长柏传文负责制版油印。这份油印小报，至今我还珍藏着。虽然几十年间挪了几个地方，搬了不下于六次的家，这份小报却跟随我走南闯北，神奇般地保存了下来。因各种原因，《洛河青年》第二期没能油印。我有些怅然若失，但也无可奈何。

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候便是傍晚，金色的夕阳散在新修

我的乡愁是南瓜

李娅梅



上个周末，我和妈妈视频聊天，聊到最后，妈妈说她之前带来的南瓜现在吃正好。我便想起了一直被放在厨房角落里的大南瓜了，因为常常不在家吃饭，就一直还没对它动手，这一提醒，唇齿间又萦绕着南瓜入口的清香了。

儿时，一人秋，正是南瓜收获的季节。浓绿、褐红、橙黄交织成的绚丽画卷，在田地上平铺展开，其中几个晃动的身影时而蹲下、时而站起。一下车，我就跑向最熟悉的那片南瓜地，急切地想见证自己的劳动果实。走近一看，原本藏在藤叶间的南瓜已经长出胖嘟嘟的身子，正恣意地躺在田地中，享受阳光的沐浴，就连牵着母藤的手也长大了。我熟练地拿起剪刀朝身边的南瓜下手，把蒂部的柄剪断，还要防止刀尖不能伤到南瓜和藤叶。摘完后，我和父母一起把南瓜搬到车上，搬了几趟，我就跑到田埂上偷懒了，看着忙碌的人们挥展手臂，把尽数的亮色带走，独留下盘根错节的藤叶匍匐在广袤的田野上，静候下一个秋天的到来。

远处，妈妈朝我招手，一旁准备归家的人们都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路上，阳光洒在人们的肌肤上，干爽又温暖。同行人的谈话中无不透露出对秋收的喜悦，一种充盈的幸福感弥漫着其中。

回到家，爸爸把南瓜摆放在院子的阴凉处，妈妈挑了一个不大的南瓜就进厨房了，蒸南瓜是她最喜欢的家常做法。切开南瓜，露出饱满灿黄的果肉，把块块果肉交给蒸锅焖煮，余下的南瓜籽暴晒在阳光下，日后可以当零嘴吃。几分钟后，厨房已经盛不下南瓜的清香了，那香味清淡却又十分霸道，顺着窗户和门就占领了各个房间，连我都被赶到厨房守着，静待开锅的那一刻。等妈妈把锅盖一掀，腾腾热气缭绕着块块灿黄，一种独属于秋天的芳香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我夹起南瓜轻轻一咬，粉糯沙甜，齿颊留香。

爸爸喜欢吃南瓜饼，把南瓜煮熟压成泥，再放入糖和糯米粉，揉成面团，分成小份压扁，撒上点白芝麻，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我最喜欢的是南瓜粥，尤其是天气转凉的清晨，喝下一碗暖暖的南瓜粥，全身都得到了熨帖。

那个时候，我只把南瓜当做一种主食，一种菜；每天起床的动力是南瓜给予的，院里有南瓜，饭桌上有南瓜，秋天才是圆满的。

后来，我在作家李汉荣的笔下，对南瓜有了新的认识。南瓜是个很傻的瓜，也是恋家的瓜，一生下来就躺在母藤身边，睡啊睡啊，连身也没有翻过一次，一觉睡到自己长大长胖了。就是这样忠厚老实的傻瓜，揣着一肚子的感情，土地才让人放心和留恋，生活才不缺少营养。

如今，家里已经不种地了，但是秋食南瓜的习惯一直未曾改变。就像池莉所说的那样：“儿时喜吃的东西，往往终身都会想那一口，那一口滋味，往往就是乡愁。”而乡愁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叫南瓜。

鹊桥(外一首)

罗 裳 银河浩瀚 天上的鹊桥，渡过 旷世的爱恋	灯火璀璨 人间的鹊桥，加速 甜蜜的心跳
多好呀，飞机是鹊桥 高铁是鹊桥，客轮是鹊桥 大街小巷也是鹊桥	
晚风还是鹊桥 星空下，一朵玫瑰正缓缓靠近 另一朵玫瑰	
草尖上的露珠 仿佛是一双双凝望的眼睛 洞穿我的心事	
是的，我在一首诗里 搭起一座鹊桥 等你，踏着月光回家	
爱在七夕	
在这个夜晚 一个浪漫的传说，湿润了 葡萄架下的眼眸	
在这个夜晚 两颗相望的星辰，照亮了 尘世温暖的牵手	
不说，谁是谁的牵挂 不问，谁是谁的守望 当爱要回家 连喜鹊，也会帮着架起一座桥	
最好的时光，是用来相聚的 最美的心跳，是用来相爱的	
在这个夜晚 天上人间，都不吝嗷 说出珍藏的爱	

打工人聊七夕

冉长春
今宵靡不昨宵同，一在山西一广东。
牛女纵然到天上，也才一岁一相逢。



幽 兰 朱 敏 作

石 门 槛 历 史 故 事

李时元搜集整理

石门槛地表有茂密森林，地下储藏丰富石灰岩，是典型喀斯特地貌。槛西1.5公里天子岗脚下有一古老乌龙泉，自开泉以来，泉水一直汹涌、甘甜，可供石门百姓干旱年景生活用水。

相传开泉人是石门好人王氏老两口。很久以前，石门住有一户王氏夫妇，老两口热心肠，一生专门为他人做好事，尤其是王老汉。有一年夏天石门干旱无雨，连续两年，田里庄稼被蒸死，石门槛人要到处外抬水、挑水，王老汉整天焦心石门无水石门人怎么办？王老汉吃不好睡不好。一天夜里，王老汉做了个梦，梦见一位白发老人从远道来到石门，对王老汉笑说，念你老两口一辈子尽为人做好事，我来送个法子，你可带上家用的铁铲，你的铁铲可是把金钥匙，到石头岗西脚下横竖相交各走二十步，用钥匙打开，就会找到你需要的泉水。老汉从梦中醒来，欣喜若狂，推醒身边老伴，把梦到的事告诉了她。

天一亮老两口带上铁铲到石头岗西脚下，王老汉横竖走二十步，相交处现出碗口大石球，王老汉对准石球一铲下去，石球迅速飞离，飞向北面山顶，只见一条戏水青龙自泉口顺势腾空而起，瞬间白花花泉水随即从泉口汹涌喷出。

石门槛从此再也不愁生活无水，再也不到外地挑水抬水。

